



Global Identities, Local Voices: Amerasia Journal at 40 Years (Volume 1)

Editors: Russell C. Leong, Don T. Nakanishi, Shan Te-hsing
Collaborative Publication of UCLA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and 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Press: Asian Culture Publishers
ISBN: 978-986-6274-82-4
510 pp. Photos. \$24.95 USD
Taipei, 2012

CONTENT PREVIEW:

Excerpt of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volume by Russell C. Leong, translated by Shan Te-hsing

內容

《亞美學刊四十年精選集》上冊呈現的學者和作家，主要探索底下幾個廣泛的主題：

- 一 歷史與認同
- 二 書寫與文學
- 三 自由與未來

全球認同，在地聲音

這一部恰如其份地以目前已成為「經典」的文章開始，〈容閎與中國的美國化〉(“Yung Wing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China”)的作者是美國柯林頓政府時期聯邦司法部助理部長(*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李亮疇 (Bill Lann Lee)，發表於一九七一年《亞美學刊》第一卷第一期。在這本創刊號中，當時就讀耶魯大學的李亮疇探討第一位自美國大學畢業(一八五四年耶魯學院 [Yale College])的中國學生容閎，他所處的政治脈絡如何形成了他在清朝末年改革中國的西化觀念。在《亞美學刊》裡，我們已能察覺到中美兩國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已存在的意識形態和歷史的「連結和疆界」，而且持續至今(參閱<http://www.uschinamediabrief.com> <<http://www.uschinamediabrief.com>>有關美中和華美關係的年表)。

本部也刊登了王靈智、黃秀玲 (Sau-ling Cynthia Wong) 和攝影新聞記者沙悉都·阿蘭 ([Shahidul Alam) 的作品。《亞美學刊》於二〇〇七年的專號「王靈智：首要的學者－行動者」(L. Ling-chi Wang: the Quintessential Scholar-Activist) 探討王靈智的學術和行動主義，而專號中討論美洲／美國華人離散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America) 的文章就收錄於此。黃秀玲的〈去國家化之再探〉(“Denationalization Reconsidered”) 可能是亞美研究領域中最常重印的論文之一，過去十年來收錄於許多教科書裡。美國的文化研究中所運用的離散觀念和後國家理論(post-national theories)經常曖昧不清，有鑑於此，黃秀玲採取了一個更細膩的方式。本部也收錄了孟加拉的攝影新聞記者沙悉都·阿蘭的文章，他呼籲我們採取一個更寬廣的、「多數世界觀」(“Majority world view”)，來反抗西方的文化與政治殖民。阿蘭把理念付諸實踐：訓練工人階級青年透過靜態和動態的攝影機，記錄自己的生活和社群。

歷史創造史家

這一部採取的觀點是歷史主要是平民百姓「由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來決定、書寫、詮釋的，呈現了兩位歷史學家的身影，也就是亞美研究領域中的「大老」(Deans) 麥禮謙和市岡雄二。¹ 麥禮謙在自述文章〈一位華美歷史學家的回顧與前瞻〉(“Musings of a Chinese American Historian”) 中談到華美經驗：

我個人也覺得，藉由比較其他國家的華人與美國華人的經驗，我們可以獲得洞見，有助於更深入詮釋美國華人歷史上的某些現象和議題。

與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亞美研究中心淵源久遠的教授、歷史學家市岡雄二，其實是首創「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 一詞的人。〈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歷史學者〉(“A Historian by Happenstance”) 一文揭露了他的學術、政治信仰和生命經驗如何在亞美研究的領域中合而為一：

儘管我是雙語暨雙文化人，但是我視自己為美國人，致力於改善美國的政治體質。同時我也相信舊時代那種敘述式的歷史，以扎實的第一手史料研究為基礎，以一般語言來講一個故事。

文學為什麼重要

北京外國語大學華裔美國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吳冰指出：「中國讀者可以把華

¹ 兩人長久以來都是《亞美學刊》編輯委員會的成員，直到過世為止。

裔美國文學當作『反思文學』(introspection literature)來閱讀；華裔美國人的視角往往有助於我們重新審視、認識傳統中華文化和價值觀的長處和不足，這對於我們建設一個現代化的文明國家有啟迪作用。」這一部收錄了她和其他學者的文章，但我們看到文學可以作為橫跨太平洋兩岸不同國家的橋樑。

金惠經(Elaine H. Kim)是最早撰文探討華美作家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學者之一，而湯亭亭的作品現在被全世界的人閱讀和翻譯。金惠經的論文〈願景與熾烈的夢〉("Visions and Fierce Dreams")探討「湯亭亭透過共同認據美國(mutual claim on America)而調和了移民華人與美國土生華人。」她指出：「未來的任務乃是將亞美男女結合在一起，在現實生活中如此，在反映現實生活的文學中亦復如此。」

這一部也收錄了多明尼卡·佛倫思(Dominika Ferenn)的文章〈與亞美文學有切身關係的波蘭學者〉("A Pole with a Stake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她也曾深入研究早期華美作家水仙花(Siu Sin Far)。目前任教於史丹佛大學的張少書(Gordon H. Chang)，在探索〈千面堅夫〉("The Many Sides of Happy Lim")一文中，生動描繪早一代的亞美社會運動者和基進文化工作者。林堅夫寫作的時間前後超過五十年，「寫了許多極其豐富而特別的詩作與紀實文章，作品大體上以自己在舊金山當個窮服務工友的坎坷生活為題材。」。

最後，貢札雷茲在〈山亦有言〉(N. V. M. Gonzalez, "Even as the Mountain Speaks")一文中指涉菲律賓呂宋島的皮納圖博火山(Mount Pinatubo)，以及坐落在附近、一直到火山爆發摧毀了的克拉克美國空軍基地。貢札雷茲是菲律賓的國家藝術家，曾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和其他大學。他的詢問發人深省：

火山和菲律賓人究竟與哥倫布有什麼相干呢？這個我們稱之為菲律賓群島的地塊，在數百萬年前因為火山爆發而形成，難道只是亞洲大陸陸棚的碎片，爾後在哥倫布的中國夢裡幻化為伊甸園的代表？

作家的世界

文學作家協助描繪社區的感性、盼望和欲望。這一部探索的是文學家、散文家和詩人自己的世界——不管是華裔、菲律賓裔、日裔、薩摩亞裔或柬埔寨裔的美國人。這些作家選擇透過不同的文類——從散文、日記和描述到詩或書信——來分享他們的觀察。這些選文當然只是眾多的長篇小說、詩集、小說以及創作性的非小說中微乎其微的選樣，至於更完整的形式見於任何亞美和太平洋島民文學的資料搜尋。此處的選文過去四十年來首次出現於《亞美學刊》，但大多從未被納入其他文選。

賽法·艾納在〈薩摩亞之道〉(Sefa Aina, “Fa’a Samoa”)一文中讓我們了解：

在薩摩亞，每個人都有兩個身分的標記——姓名和村莊。姓名和村莊如此緊密扣連，以至於如果你告訴別人你的姓名，那人就能知道你來自哪個村子。……

如今我們身在美國，這兩個標記依舊存在，但是多了第三個，而且是同等重要的（至少對某些人而言）：教堂。

卜婁杉在抒情詩〈流亡書簡〉(Carlos Bulosan, “Letter in Exile”)中述說了所有新近到美國的移民的流放情況：原先天真的期盼經常遭到摧毀，取而代之的則是存在的寂寞。那個經驗在柬埔寨裔美國人卓曼豪的〈魚〉(Manhao Chhor, “Fish”)一詩中神似俳句的形式得到擴展和重新描繪。對作家來說，反諷依然是偉大的工具，而在夏威夷出生的林永得(Wing Tek Lum)的〈推手：練太極拳〉(“Push Hands: Tai Chi Chuan Exercises”)一詩中，可以找到以文學的方式來處理趙健秀(Frank Chin)和湯亭亭之間的文學爭戰。

這部也包括了四位國家獎得主所撰寫的兩封信和兩篇文章：湯亭亭、山本久枝(Hisaye Yamamoto)、潔西卡·海格荳(Jessica Hagedorn)，以及稻田房雄(Lawson Fusao Inada)。雖然他們的得獎之作已經以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文章或詩集的形式出版，但他們的書寫和散文則沒有，因此透露了他們的思想中比較非正式、不是那麼精雕細琢的面向。根據湯亭亭的說法：「如果我有機會再一次二十歲，再次上研究所，我要寫本碩士論文，告訴大家：美國文學的發展一直以來就受到亞洲的啟發。」山本久枝則以另一種方式表示：「作家就是因為開始的時候迫切地想傳達某種理念才寫作，可沒心思去理會一般大眾怎麼看他。」海格荳藉由描寫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她居住的紐約曼哈頓所發生的事件之後續，把我們帶到現場，並把她所觀察到的人類物質的廢墟，連結到菲律賓馬尼拉一座大型的垃圾掩埋場，也就是住著大量違章居民的貧民窟「煙山」(Smokey Mountain)，的悲慘情況。

解放未來

此部的三個作家提供了有關「解放未來」的方式，讓未來能夠從傳統的階級、心理、地理與社會的壓迫中得到解放。曾長期擔任《亞美學刊》副主編的格林·雄松(Glenn Omatsu)，在文章中引介了「四個監獄與解放運動」(“The Four Prisons and Liberation”)的觀念，以致那個觀念被全美國的亞美學生運動者、理論家和學者當成咒語般傳誦：

根據一位波斯哲學家的分析，每個人都生存於四個監獄中。第一個是歷史和地理的監獄，我們可以透過獲取科技知識來逃脫。第二個監獄是歷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 necessity）。當我們了解歷史是如何運作的，便能重獲自由。第三個監獄來自社會和階級結構，只有革命性的意識形態才能提供解放之道。最後的監獄是自我。每個人都是由善惡的元素所構成的，而我們必須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

聖·璜（E. San Juan, Jr.）是位學者、行動者與詩人，他把菲裔美國作家卜婁杉和美國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之後所發生的事，以及美國後來的反恐戰爭，連結到這些具有先見之明的文字：「在卜婁杉的作品中，對神話『美國』士氣高昂的祈求呼告背後，徘徊著令人難以忘懷的暴力、驚恐逃亡、恐怖殘傷以及死亡的景象。」

最後，熊葩（Pa Xiong）原先是與她赫蒙家族一塊定居美國的難民，現在擔任中小學老師。她清楚地看到美國已經忘記了如何去協助「所有的生命」，或為「所有的生命」負起責任。她說：

母親教導我的是，彼此互助只是身為人類尊重所有生命，以及為之負責的行為罷了。……

[空一行]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或放棄，我們的身分——赫蒙人是一個「自由的民族」——不論是在文化上、歷史上、或心靈上。

###